

◆精神家园

家乡的老井

老 红

时值盛夏，蝉鸣声此起彼伏，吵得人有点生烦。我站在十八楼住处的阳台上远望了一阵子川岩山，就赶紧躲进书房。吹着风扇，喝着凉白开，吃着冰镇西瓜，思绪也在漫无边际地飘荡着，一会儿是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”的田野，一会儿是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的父老乡亲，最后落到了家乡的老井。

我老家冲下大院子的对面是德子山，相隔百来米。德子山像条连绵起伏的长龙，而老井装的似乎就是龙嘴里流出来的水。老井其实包含里井和外井，两口井分工明确。里井里的水专供饮用，不准洗菜洗衣服；外井专门用来洗菜洗衣服。两口井的周围不准大小便，连牛羊经过井边也不准停留，怕它们污染井水。这些乡规民约从来没有发过文件和告示，但乡亲们都自觉遵守。井水清澈见底，经常可见有小鱼游荡。它们的存在仿佛在告诉乡亲们：放心用吧，这里的水是环保安全的。井壁的缝隙间长满了墨绿色的青苔和长长的丝草，好像翠绿的围巾。冬天，井口水汽氤氲。整个老井就像被柔和的薄纱轻轻覆盖，很是梦幻。

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故乡的田野上，老井便开始热闹起来。女人们背着还在吃奶的孩子，挎着装满衣服的竹篓，说说笑笑地来到井边，一边洗衣服，一边唠叨着家长里短。男人们则挑着水桶来回挑水，要把家里的水缸装满为止。那

“吱呀吱呀”的扁担声与女人们欢快的笑声，交织成一曲和谐的乡村晨曲。大约九点钟以后，我们放牛打猪草的小伙伴们回家经过井边，都会趴在井沿上，双手掬起一捧清凉的井水，一饮而尽。

我还记得，我们院子中间有一条巷子，是乡亲们的必经之道。巷子两边，随意放着长短板凳，石块砖头，供大家歇脚。夏天的中午，村子里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都在这里歇凉。这时如果有人挑着井水从巷子里经过，大家都会笑嘻嘻地喝上一小勺。这样，夏日的燥热瞬间就被清凉的井水驱散了。

这个时候正是家乡收割玉米的季节，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要到颜家岭去掰玉米。人们常说：“高山有好水。”可颜家岭就是没有井水，需要派一个人到老井挑水送到山上，供乡亲们解渴。那时候学校放假了，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。老队长说，“考验你的时候到了”，就把挑水送水的任务派给了我。我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到老井挑起满桶水就往山上爬。水桶里的井水荡着，身上的汗水流着，天上的太阳晒着，当我把井水送到劳动地点时，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但看到乡亲们喝水解了渴，我心里十分快乐。

老井不仅是家乡人民的水源，更是家乡人们的情感寄托。记得有一年大旱，朝水冲的流水干涸了，田里的禾苗枯萎了，可老井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出清凉的

水。那时候，老井边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，大家挑水止渴，挑水抗旱。井水是宝贝，家家户户都节约使用。曾经，我家兄弟五人共用一盆洗澡水，真的是老大洗了老二洗，老二洗了老三洗……是老井用自己的乳汁，帮助乡亲们渡过难关。每年正月初一，父亲去老井挑新年的第一担水时，很是敬重老井的母亲便拿上供品，到井边祈求“井公井婆”流水不断，滋心润田。

后来，老井也老了，井沿坍塌了，井边的青石板碎裂了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老井得到了修缮。可变化真快，德子山上面修建了民房，加之农田大量使用化肥农药，污染物不断往老井渗透，井水开始发黄变味。再后来，乡亲们慢慢地都用上了自来水，老井自然而然地淡出了大家的视野。

前几年回家，我特地去老井边转了一圈，还向它鞠了一个躬，深深地感谢它用甘甜的乳汁养育了一代代乡人。此时，老井像一个聋哑的孤寡老人，默默地看着我，好像在说：你们不要忘记我呀！

双清
SHUANGQING



荷塘泛舟 刘玉松 摄

◆人物剪影

“父亲”的分量

连志斌

一天，我正在午休，手机屏幕突然亮起，是大儿子发来了信息。“老爸，节日快乐！”简短的几个字，却像投入心湖的石子，瞬间漾开了层层涟漪，我的眼眶不觉湿润。人到中年、身为二子之父的我，此刻才真正掂量出“父亲”这两个字的分量。

我的父亲，于我最初的印象，是模糊而遥远的。幼时我生活在农村，而父亲在部队，他的身影只存在于母亲偶尔的言谈和那泛黄的照片里。1983年，我们随了军。记忆里，我没少挨过父亲的责打。那时的父爱，是沉默的，也是带着棱角的。父亲形象清晰地烙印在心底，是小学四年级回到郴州老家的那天。父亲身着笔挺的军装，肩章是两杠两星。当同学们投来无比羡慕的目光时，一种前所未有的、引以为傲的涟漪在我的内心层层展开。那身军装，不仅是他的荣耀，也成了我童年最闪亮的底色。

然而，青春期的叛逆如野草般疯长。

为了我的未来，他殚精竭虑。初中时，我的学习成绩骤然滑坡，父亲忧心忡忡地为我请来家教。在他无声的陪伴和期许的目光感召下，我收起了浮躁，开始朝习幕练，奋起直追。短短一个月的埋头苦读让我找回自信，并在1994年考上了中专。那时，他紧锁的眉头或许才稍稍舒展。1998年，中专毕业的我，南下深圳打工。那些苦涩岁月里，汗水浸透工装，委屈无处言说……

因从小在军营大院里耳濡目染的熏陶，那份对军旅的向往从未熄灭，我毅然报名参军。通过了层层严格的审查与体检，我终于穿上了绿军装。踏入军营，才真正开始读懂父亲。严苛的纪律、紧张的训练……每一个咬牙坚持的瞬间，都让我恍然明白，当年那个沉默寡言、要求严苛的父亲，肩上扛着怎样的责任，内心又藏着多少不易的坚守与付出。父爱，原来是一座沉默的山。需要翻山越岭，甚至成为山的一部分，才能真正体会其厚重与

深沉。记得在部队第一次给家里写信，我笨拙地倾诉着思念与成长。后来得知，这封普通的家书，竟让一贯刚强的老父亲在办公室里悄然落泪。

从部队回到地方，参加工作，成家立业，自己也终于成了父亲。角色的转换，仿佛一瞬间完成了从少年到中年的跨越。每当耳边响起筷子兄弟那首深情款款的《父亲》，或是许飞浅吟低唱的《父亲写的散文诗》，那些关于父亲的记忆碎片便汹涌而至：童年模糊的影像、军装闪耀的荣光、叛逆时的碰撞、低谷时的托举、军营里的顿悟、书信两端的泪水……眼眶总是不由自主地发热、发红。歌声里的每一个字句，都像一把钥匙，轻易打开了积满岁月尘埃的情感闸门。

儿子的短信静静躺在屏幕上。这声问候，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时光的流转——当年那个仰望父亲的懵懂孩童，如今也成了被孩子祝福的父亲。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，这泪水中，有为人父后对儿子懂得感恩的欣慰，更有身为人子，对那座沉默却巍峨的父爱之山，迟来的、深深的、理解与无尽的感念。（连志斌，任职于国网邵东市供电公司）

资江于我，是刻进血脉的图腾。它从雪峰山脉的褶皱里奔涌而出，像一条银练缠绕着宝庆古城，将千百年的日月星辰、悲欢离合，都酿成了两岸人家屋檐下的烟火气。在这方水土生活的人们唤它作母亲河，不仅因它滋养了稻菽千重，更因它把敢为人先的魂魄，淬进了每一个邵阳人的骨血里。

白日子里，它掠过车水马龙的西湖桥头，细听南门口的市井喧嚣；夜幕下，伴着凉亭里的棋声、霓虹灯的明灭，它悄悄漫过滩头的鹅卵石。它见过挑夫们弯腰踏过青石板的汗滴，也听过商号里算盘珠子碰撞的清脆声，更见过码头工人赤裸的脊梁——如何在晨光里撑起一片生计的天。这平静里藏着的，是水滴石穿的韧性——就像邵阳人常说的“呷得苦，霸得蛮”，不事张扬，却步履铿锵。

四季轮回里，资江总在悄悄变换着模样，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。春到之时，两岸的新绿漫进水里，连浪花都带着草木的清香，像极了古城里那些攥着梦想闯荡的年轻人，眼里总闪着灼灼的光。夏日的洪水是最惊心动魄的，浑浊的浪涛拍打着堤岸，却从未撼动过青龙桥头的铁犀。待到秋日，河床裸露出褐色的筋骨，像极了那些历经风雨的老者，他们脸上的沟壑里藏着“不服输”的故事……

水脉里流淌着的，从来都是文脉与血脉。站在北塔上眺望，资江里仿佛浮沉着无数身影。唐代的胡曾在船头吟哦，科场失意的他没有沉沦，反倒踏遍山河写下百首咏史诗，笔锋如刀剖开兴亡，那是文人的

◆樟树坳茶座

资水汤汤育风骨

申千宸

“敢”——敢在困顿里守初心。明代的蓝玉从河畔的茅屋走出，一身铠甲映着江水寒光，捕鱼儿海一战定北疆，那是武将的“拼”——敢在绝境里开生路。

晚清的风更烈，资江的浪也更急。江忠源放下笔砚扛起刀枪，楚勇的旗帜在浪涛里猎猎作响。刘长佑从团练到直隶总督，在乱世里硬撑着危局，其案头的灯火与江面上的渔火相映……而魏源站在码头，望着西来的帆影，笔尖写下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。那穿透时代迷雾的目光，比江面的星光更亮——他

敢在蒙昧里开新局，正如资江敢在群山中闯出一条通途。

最难忘的是蔡锷将军。在资江河畔读书的少年，江水一定映照过他“神童”的眉眼；赴日留学时，他回望的目光里，定有资江的波光；重九起义的枪声里，藏着他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呐喊；护国战争的硝烟中，他拖着病体策马，背影如资江里的礁石，任惊涛拍岸，自岿然不动。“为国牺牲，在所不辞”——这誓言，被资江的浪花传唱了百年。

如今再看资江，江面架起了新桥，岸边矗立了高楼，但那股子奔流不息的劲儿，一点没变。江畔晨练的老人，一招一式里有祖辈传下的硬朗；年轻人踏着晨光掠过江堤，笑声里带着不畏风雨的底气。

水是流动的历史。人是行走的风骨。资江汤汤，流去的是岁月尘埃，留下的是刻在基因里的勇毅。这河，这城，这人，早已在千百年的相守里，把“敢为人先”四个字，酿成了比江水更绵长的传奇。（申千宸，就读于郑州大学文学院）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我相信你

罗 李

去年农历小年前的一天，我的手机屏幕突然亮起。点开微信，一个橙红色的转账信息瞬间跃入眼帘。紧接着，一行字跳了出来：“罗老师，清查收您为我代付的助学贷款。谢谢您，感谢您给予了我最美的信任！”发信息的是小杨(化名)。

我心头一暖，记忆瞬间被拉回几个月前。那是9月，正值助学贷款集中催收的关键时期。在整理名单时，小杨同学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——她的应还金额仅差一千元。我试着拨通了登记的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年轻的声音，却明显透着疲惫与焦虑。经过沟通，我添加了她的微信。在微信上，她的文字比声音更清晰地传达了她的困境：“罗老师，真的对不起……我不是故意拖欠。我现在在长沙打工，工资不高。家里……家里情况太糟了。这一千块钱，我、我眼下实在凑不出来。”

“罗老师，我还年轻，未来的路还长，我真的不想因为这点钱，影响我的征信啊。”她的话语像一根柔软的刺，轻轻扎进了我心里。几乎没有犹豫，我在对话框里输入：“小杨同学，别急，也别太自责。家里的困难我理解了。这样，这一千块，我先帮你垫上，把贷款结清。”

屏幕那头沉默了片刻，随即发来一连串的感谢：“谢谢谢谢……我向您保证，最多一个月！等我这个月工资发了，我一定第一时间还给您。”我回复她：“不客气，先把难关渡过，照顾好自己和家人。还款的事，等你真正缓过来了再说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”

一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，她的信息如约而至，却满载着歉意：“罗老师，真的非常非常抱歉。工资结算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再加上医院(她的母亲在住院)那边又催缴了一笔费

用……这个月我还是没能凑齐还您的钱。对不起，让您失望了。”字里行间，流露出深深的自责与窘迫。

我立刻回复，希望能为她传递一些力量：“小杨，千万别这么说！‘失望’这个词太重了，完全谈不上。这笔钱在我这里不急，你安心处理家里的事。记住，困难是暂时的，别灰心！你还年轻，有韧劲，只要努力工作和生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每逢月初，她的信息总会如约而至，内容几乎形成了一个固定的“模板”：“罗老师，这个月依旧有些拮据，暂时无法支付，深感抱歉！但我始终铭记在心！”而我的每次回复，也逐渐变成了温暖的“定心丸”：“收到，明白了。不必频繁道歉，将‘抱歉’换成‘加油’吧！专注于当下，努力工作，照顾好家人和自己。关于钱的事，真的不必挂在心上，待你经济宽裕后再议。我相信你。”

看着这迟来的转账和那句“最美的信任”，我迅速点开语音通话。她的声音随即传来，带着如释重负的轻快：“罗老师！收到了吗？我今天拿到公司的年终评优奖金啦！第一时间就想到您！终于……终于可以还给您了！”她的声音中洋溢着难以抑制的激动，“是您让我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也没丢掉那份信用和希望。您给我的，不仅仅是垫付的钱，更是那份最宝贵的信任，它真的……支撑了我好久。”

听着她真挚的话语，看着屏幕上那笔已经确认的转账，我的眼眶不禁微微发热。作为一名助学贷款工作者，此刻我深刻感受到“贷款育人”这四个字所承载的厚重分量。这份“最美的信任”，是对资助工作最动人的诠释。（罗李，任职于邵阳市第七中学）